

徐墨著

学·问

聆听李敖的睿智人生课

一个风靡海内外数十年而其势不衰的“文化狂人”
他有着泼辣、尖锐、诙谐外加七情六欲的气质
以非凡智慧写仗义执言的文章，做特立独行的文人
放胆放言，千古独步
看李敖如何语出惊人、笔傲江湖

学 · 问

聆听李敖的睿智人生课

徐墨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·问：聆听李敖的睿智人生课 / 徐墨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
2012.2

ISBN 978-7-5104-2571-4

I. ①学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李敖－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7146 号

学·问：聆听李敖的睿智人生课

作 者：徐 墨

责任编辑：杨 磊 李 丹

封面设计：王 鑫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//www.nwp.cn

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8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268 千字 印张：20

版 次：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2571-4

定 价：3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733

前　言

李敖大师满腹经纶、学识渊博且著作等身，“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口才也极好，可谓喙长三尺，以旁征博引来舌战群儒对他来说那就是家常便饭。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。”不管是读李敖的文章还是听李敖的演讲，都能够增长见识，不仅如此，还能从他不拘小节的文章中感受到畅快淋漓与回肠荡气，让人身上背负的压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宣泄。

李敖的学问不是死的，而是活的；不是虚的，而是实的；不是假的，而是真的。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，但却一针见血、看法独到。比起一些只会写莺燕之语或是只会做死学问的文人来说，有着天壤之别。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。”李敖前半生人生之路坎坷，有过失恋，被朋友背叛，作品被查封，甚至还坐过牢。可以说李敖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熬出了头，虽然遭受过如此多的打击，但李敖初衷未改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该写就写，该骂照骂，气势是有增无减，相比之下，有些知识分子与李敖一样也有相似的经历，但两者的表现却完全不同，这些知识分子，有的失去了骨气、磨平了棱角，变得圆滑、变得胆小、变得怕事，一切以明哲保身为最优先；还有的则内心变得灰暗，只要自

己过不好，也不让别人过好，暗地里损人或整人已成为人生一大“乐事”。这些人表面上衣冠楚楚，嘴巴里说尽仁义道德，内心却污浊不堪，损人利己起来面不改色，正所谓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”。

李敖先生的生活被他过得是有滋有味，永远都不无聊，一直都有新想法、新举动，让人耳目一新。李敖生活经历非常丰富，他在学问一流的同时也做到了生活一流，他的家庭与爱情都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，看似放浪形骸实则脚踏实地。年轻时的李敖在生活方面与许多风流文人没有什么两样，都喜欢拈花惹草，但中年之后，经历过的事情多了，李敖开始想有个安稳的家，最终他寻到真爱并携手步入婚姻。他的婚姻状况一直是良好的，妻子漂亮贤惠且做人低调，在李敖的生活和工作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，为李敖教育有一子一女。在外人面前，李敖给人的印象通常是狂放不羁，甚至有时还咄咄逼人、狂妄嚣张，但据说在家里李敖就完全不是这样了，只能用“地位低下”来形容，因为他在家里只能排行“老四”，具体排序是这样的：老大是妻子，二把手则是女儿，儿子排在第三，李敖只能屈居最末。由此可见，李敖在家里可是一个标准的合格丈夫以及慈父。

做人就应该做李敖这样的人，不戴着面具生活，直面真实的自己，任何事情面前都敢爱敢恨，这样才能活得轻松而自在，洒脱而达观，才能对得起自己，大丈夫就应如此，当如李敖一般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我快乐故我在！

语妙天下——李敖语录精萃

李敖不管说话还是做文章，从来都是字字珠玑，因此也创造出了不少名言警句。这些句子无不体现出李敖对人类、对社会、对生活的真知灼见，例如，“不做无聊之事，难得有生之涯”、“有人以为现代文明取消了牛马，代替以汽车。殊不知现代人要先做牛马，才能坐上汽车”、“因为不了解而结婚，因为了解而离婚”、“女人三十岁以前偷情，三十岁以后捉奸”、“做弱者，多不得好活；做强者，多不得好死”、“谈恋爱是以自欺始，欺人终；搞政治是以欺人始，以自欺终”、“有时解释是不必要的——敌人不信你的解释，朋友无须你的解释”等等。李敖大师的这些至理名言，充满哲理的同时，也不乏调侃幽默的成分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俱全，寓庄于谐，不是那种常见的高高在上、板着脸孔、死气沉沉的说教，新一代文风由此开辟，可谓真正大师所讲的“人”话。

——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，可我有一个本领，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。

——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对我李敖来说，我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正义。

——你不知道我的性格吧？我一点亏都不吃的。我很像犹太人、以色列人。我反应是立刻的。我们中国人相信说“吃亏占便宜”，我从来没有这样。过去吃亏就是吃亏了，可是现在我要把便宜占回来。我这人就是这样，绝不吃亏！

——笨人的可怕不在其笨，而在其自作聪明。笨人做不了最笨的事，最笨的事都是聪明人做的。

——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，后退的理由却要一百个。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是懦夫，却从不用一个理由证明他是勇士。

——报仇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比敌人活得久、活得好。

——奋笔争自由是争自由的第一步，也是争自由的最后一步。第一步在使今人觉醒，最后一步在使子孙觉醒。这两步都不可缺。顶礼那奋笔争自由的人，他们比起搞政治的，伟大得太多了。

——语词新义

棺：一所永远属于你自己的房子。

良心：不近人情的东西？事前不禁止你去做，事后却责备你终生。

教育：教学生所不愿学的，教家长所不能教的，教自己所不愿教的。

烟：失眠者的太太，失恋者的情人。

幸运：太太没有咒骂的一天。

肛门：生财之道，排出废物，收藏黄金。

表情：没有（不足），人称你是木乃伊；有了（过度），人称你是大明星。

稿费：是作者永远收不完的债。

爱情：是喜剧和悲剧的大导演。

——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，生命力的跑野马。

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、智慧极高、勇气十足。他的充沛的生命力，无法把他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，碌碌一生。传奇人物不拘一格，他不是书生，也不是剑客，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。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、一阵子军人、一阵子怪杰、一阵子作家、一阵子商人、一阵子投机者、一阵子情场浪子、一阵子赌台常客、一阵子热如火、一阵子冷如冰、一阵子老僧入定、一阵子顽若孩童……或整年在温柔乡里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。

传奇人物很像是阿米巴，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细胞，他是多才多艺多方面的化合物。从捕鲸船上的梅尔维尔到做小职员的梅尔维尔，从战场上的海明威到角力场上的海明威，从女人怀里的拜伦到客死希腊的拜伦，从挥剑南非的丘吉尔到从事绘画的丘吉尔……无一不是传奇人物的类型。

——“怀才不遇”被用做叹息的口实，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光怀才就该“遇”？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，学识、才能、健康、出身、机缘、厚颜、忍耐、凶狠……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，都很重要，只有一个“才”的条件，是不够的；既不够却空叹息，岂不笨吗？

——有训练的忍是一种阴狠、一种审度情势以后的冷静反应。冲动固然是小不忍，怄气和生闷气也不叫忍，同样乱大谋——因为会使自己

生肝病。有训练的忍不是对自己强压，而是使自己进入化境。

——没有火炼，漂亮的人一定更多，漂亮的事也会有。

一般人太脆弱，是禁不住火炼的。所以火炼之下，立刻就原形毕现，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，这就是说，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，对任何漂亮的事都不肯做，连弄假去做都不肯了。

关于真金不怕火炼，我的梦想是：对一般人来说，不炼比较仁慈。但这只是梦想，这只有在无灾无难的太平岁月里才容易出现。通常的情形总是“时穷节乃见”、“板荡识忠臣”、“患难见交情”……都是各种火炼的炉子。在火炼之余，固然我们得到了一二金童玉女，但得到更多的是大批褪色的金光党和金甲虫，这真太难看了。

——我忧患余生，愈来愈觉得：我在对立的两类人中，只能选一类做朋友，左右逢源，是一种道德上的软弱，基于这种认识，我自己绝不做伪君子、烂好人、中立主义者。

如果我不能训练朋友如何做朋友，我愿训练敌人如何做敌人。巨人总是很寂寞的，因为他连个入流的敌人都碰不到。现在我比较了解为什么堂·吉诃德要同风车作战了——因为配称为他的敌人的朋友太少了！

——有的人制造问题的本领，远比他解决的多。这种人最好做敌人，别来做朋友。

——需要向他作太多解释的朋友，还是绝交了的好。

——朋友会要我送书，敌人却买我的书，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、制造敌人。

——对伪善者的一个劝告：“爱眼前人就好啦，不必爱全人类啦！”

——我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，这些朋友，都是旧式的。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，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、速成而易消，因此我的朋友不多，我很挑剔。但成为我的朋友的，我就忠心耿耿，他们对我，也是一样。

——想到水，想到老子的话：“天下莫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。”John Bullein 却说：“水是很好的仆人，却是残忍的主人。”这都表示了水这一行，可大可小可利可害。而它最大最小最利最害的表演，就是做成女人。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，比照创世记亚当肋骨造女人之说，后者当为不实。应该更正为亚当之尿过滤后造女人才对。这也说明了，为什么有的女人很骚，此无他，过滤得不彻底之过也！

——17世纪的人说：“上帝给你一张脸，你自己另造一张。”其实那时候的人，对另造一张脸并不在行，人类真正“给脸不要脸”而能另造一张，是三百年后20世纪的事。这种造脸，就是今天的所谓“美容”。

看看美容广告，我们就不得不惊讶人类在巧夺天工。什么“丰额丰颞”也、“印堂填平”也、“眉骨加高”也、“割双眼皮”也、“鼻头拉长”也、“美化下巴”也、“笑颜成形”也、“瘦面加胖”也，花样之多，令上帝叹为观止。《创世记》上上帝说：“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我们的样式造人。”如今上帝看到人类如此美容，嫌他原始的形象与样式不中看，他在自惭形秽之余，真要感慨知人知心不知面了。

——讲到吃素，一般人以为是佛门的道行，其实它是中国吃素文化的一种流派。《论语》中，就讲究“齐（斋）必变食”（吃素的时候要改菜单）的规矩；《汉书》里记周泽吃斋吃病了，他太太怪他何苦来，他火了，立刻把太太关到牢里去，罪名是“干犯斋禁”。干犯斋禁，在当时是大罪；当时“坐斋不谨”，是要杀头的。佛教入中国后几世纪，中国吃素的风头被信佛的抢去，大家把“吃斋念佛”等量齐观，于是佛门人物，就说他们不吃荤，吃素了。其实究竟什么是荤，他们知道的并不落实。荤是指“臭菜”，葱、韭、蒜等都算，吃了这些，被认为耗散人气，使人精诚有问题，难以通于神明，所以要查禁。至于大鱼大肉，实在叫“腥”，不叫“荤”。可笑的是，大吃素家整天吃葱、韭、蒜，却声言他不吃荤，以吃长斋自豪，这种自豪，用传统文化一检查，就该打屁股。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好事，吃长斋，其实都白吃了，都不算。——可见书没读通，就想复兴固有文化，谈何容易！照固有文化，这是典型的“吃斋不谨”，是要杀头的，这些多爱固有文化却少看古书的人儿，提倡来提倡去，全不知道固有文化的厉害！

——明星人物只是“人生如戏”，她们只能做戏、演假戏，假戏真做，演得神龙活现；但是，一旦她们面对了真实的人生，她们本人，却变得一片脆弱与虚假，她们平日被社会的奉承与捧场，已经使她们退化了面对真实人生的能力，而变得骄纵、变得不知人间甘苦、变得不知人我之间的基本道德关系与对等关系。结果呢，她们最后变得已不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只是一个会演真人的画皮而已。

——情书是萧伯纳所谓的“纸上罗曼斯”。罗曼斯施诸纸上，自然写实情感集中，思绪澎湃。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，自己重读起来，未免“大惊失‘色’”（此“色”字该一语双关：一为脸色，一为女色）。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，读别人的情书，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

景，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，摆下脸孔，大骂“肉麻”！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——如果会写的话——更是肉中有肉、麻中有麻。所以，为公道计，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。

——“战争”这个东西，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它老哥。古时候人类打仗，你丢一块石头过来，我抛一块石头过去，结果是“你死我活”；后来慢慢“进步”，武器发达，你开一辆坦克过来，我冲一辆坦克过去，结果是“你们死我们活”。可是更“进步”的时候，武器更发达的时候，这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，当你丢一颗原子弹过来，我再丢一颗原子弹过去的时候，结果就是“大家死大家不活”的场面了。那时候，全世界一切东西都毁灭了，剩下的，只该是海明威一部小说的名字，那就是——“胜利者一无所获”！

——一个人如果有十分力量，他只做九分事，这就算失职，如果有一分力量，却做两分事，就算伟大。中国人赞美那些妓女从良的，却责备守寡改嫁的，就是因为对两者的要求标准不一样。

——铁杵能磨成针，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。材料不对，再努力也没用。

——在卡莱尔眼中，不但神明、帝王等可以成为“英雄”，就是先知、教士、诗人、文人也不失为是“英雄”。到了今天的20世纪，“英雄”的定义已需要更新的修正。一般什么神明、帝王，早该踢出“英雄”的行列，而该代以美人、戏子、电影明星、TVA的设计者、沙克疫苗的发明者、航天员、潜水人、试飞人……他们这些，才是新时代的“英雄”，他们比旧时代的所谓“英雄”要高明一万倍、伟大一万倍。旧时代的所谓“英雄”们，他们要整天砍别人脑袋、切别人指头才能成为“英

雄”，然后发动大量的文警，制造宣传，使人们对他们“爱戴”、“崇拜”，误以为他们是“英雄”。但是新时代的“英雄”们，他们却不这样，他们直指人们的内心深处，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，不再砍杀流血，也不需要断头台。他们只凭他们的智慧、好心、灵巧和美丽，再加上对人无害的成名欲望，交织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，是和平式的发展抱负，运动会式的公平竞争，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的操守，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。新时代的“英雄”们，使人们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、不靠特务、不靠强迫、也不靠鞭子。他们所靠的，完全是本身的可爱、本身的吸引人、本身的和平温煦的手法。新时代“英雄”的造型，绝不像旧时代的横眉怒目、胡子乱撇；他们极像司马迁笔下的“英雄”张良，面如“妇人好女”，并且可能就是“妇人好女”。

——亚当、夏娃因为吃了苹果，所以四只眼睛发亮，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。他们小两口儿当时采取的初步行动是：抓起无花果的树叶，胡乱编成裙子，他们并没有服装设计。当时他们生长的地方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，并没生长在夏威夷，所以，他们虽然会用树叶，却不会编草裙。所以，当时他们所穿的，一定很难看。上帝把这一对男女驱逐出境，除了奉送一大堆报复和诅咒外，唯一一件善举，就是妙手“天工”地“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，给他们穿”。所以，无疑的，上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服装设计家，从此以后，亚当夏娃的子孙所能施展的，只是“巧夺”上帝的“天工”而已，因为上帝忘记了申请专利，忘记了办个“衣服公卖局”来公然敛财，他只是把衣服造成了一种“人类众恶天性的标记”。

——清朝的大奇人龚定写诗宣传说：“设想英雄垂暮日，温柔不住住何乡？”综观古今历史，不论英雄奸雄狗雄鬼雄或是什么雄，在其“垂

暮”之日，凡是最后能抱住女人大腿而不抱住“万国坤舆图”的人，我都认为是孺子可教的人，是可能改过迁善的人。换种说法，凡是一个能最后被女人征服的男人，他最后一定不会是一个最坏的男人，最坏的男人都是不听女人的话，而又不跟女人结婚的人。

——流氓之中，有的真有真性情。他们做人，干干脆脆，毫不伪君子。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，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，但他们放浪形骸，敢作敢为，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、至性得多了。上流社会的人，没人敢“替天行道”，他们只是伪善而已，实在叫人看不起。

——真正的好人，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、狂狷的、特立独行的、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”的、“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”的、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……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、不得罪人的、八面玲珑的、整天讨人好的、整天做公共关系的、随波逐流的、走官方路线的……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，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，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、被下狱、被栽诬……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。

韩孔厂的诗说：“举目揽八荒，谁为真男子？”看了目前台湾这种软体动物的芸芸众生，我真要说：“举目揽八荒，谁为真好人？”

——一个人一只脚插到泥里，拔不出来，至少要做到一点，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，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。但是这种聪明，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。如果有，早就不会来“卢沟桥事变”了。“九一八事变”，日本已吃下东北，还没有消化掉，又要吃华北。宇垣看出这种危机，他说：“满洲建设还没完，又发生中日危机，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，最后一个也抓不到。”

但是，日本走的路，却是抓第三只兔子，并且用短脚大竞走。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，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，然后向上面摊牌，不批准，就辞职。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，结果抓的不是兔子，而是老虎尾巴。真正“虎！虎！虎！”

“虎！虎！虎！”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，谁想到这个代号，却一语双关，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。

——虚己以游世，虚心以应人，虚左以待同志，虚无以迎死神。

——胆小的伪君子把白的说成灰的；胆大的伪君子把黑的说成灰的，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，而是没有了黑白。

——上帝给你两只手的意思是：报仇不能靠他，你要亲自动手。

——死后下地狱的可怕不是更下一层楼，而是你不能用死解决问题。——你已经死了，你不能再死了。

——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，大错特错，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，他们酷爱权力，捕鼠机式的权力，不但不识大体，并且鼠目寸光，整天以残忍为事，还美其名曰仁政、曰法治、曰大有为，这不太好玩了吗？（其实这种人，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。）

——我要写一两部《刁民传》、《好讼学大纲》、《打官司典范》、《司法黑暗史》等类的小书，用作普遍的宣传。我要使人知道传统中“戒讼”的言论，乃是真“法治”的大敌，是敷衍不求真的民族病，是不讲求是非的混哲学。中国人要有进步，必须从“认真”、“不罢休”、“争个明白”、“不让人”等类型的进取观念开始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必须

练习放弃退缩的观念；如“得过且过”、如“让人三分”、如“讼则终凶”、如“相忍为安”，等等等等。因为有这类观念并且成为习惯的人，绝不是工业社会里的人，他们该退到用牛耕作的农村去，去做任人宰割的“顺民”！

——社会给青年的教育，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、听话、做烂好人。应该放开羁绊，让青年们尽量奔跑，与其流于激烈，不可流于猥琐；与其流于狂放，不可流于窝囊，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“德之贼”，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？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、去骂、去诅咒、去上当、去摔跤、去跌倒……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？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、爽快的、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，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？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，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，道几句壮语，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

——书呆子不如呆子，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。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，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，一临到实际，用处很小。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，大多徒托空言，无异于文字把式，在实际的“行以求知”的人眼中看来，是最无聊的业障。

——所谓“脱衣舞”三个字，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，真是一种怪结合。中国古书中有“脱衣”两字，见《国语》中的齐语“脱衣就功”；古书中也有“舞”一字，见《礼记》中的乐记“舞动其容”。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（用时髦的说法，所谓“民族舞”），大致分开，可有两类：一类是“穿衣服的”，一类是“不穿衣服的”。前者不必细说，从“文始舞”、“武始舞”，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

关的“霓裳羽衣舞”，都属于“穿衣服的”。古书如《书经》中所谓的“舞衣”，李白诗中所谓的“舞衫”，都反证了穿衣属实。至于后者“不穿衣服的”，公元5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、明帝刘彧，乃至6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，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。以上这两类古舞，其性质，非全穿即全脱，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，故说脱衣舞，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，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，并不为过。

——比萨这个老爷斜塔，七百九十多年，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，可是它仍旧不倒。七百九十多年，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；二次大战时，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。它是一个老赖皮，它永远屹立。

屹立还不算，它还要斜，并且每年斜一，到了去年为止，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又十，它还是不倒，它真行！

这个老东西，不但老，并且还“卖老”，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，赚到一百万美元，就凭它，一百七十五高，一股“斜气”！

别以为它只是“斜气”，就因为这股“斜气”，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。

例如亚里士多德说，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。这就是说，越重的东西降落得越快，越轻的东西降落得越慢。这种大道理，大家一想，就觉得没问题。于是你也信，我也信，大家一起信，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！

但是一千五百年后，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。伽利略居然对这种“圣人之言”表示了大胆的怀疑！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。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，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，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。他的反驳一提出，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。他不服气，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，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